

最近日韓關係之分析

朱少先

一 一年來的日韓關係

日韓兩國自一九六五年恢復邦交以來，關係一直非常密切，一九六七年起，每年定期舉行部長會議，商討兩國間有關問題；透過此項會議，日本以大量經濟援助、技術合作，幫助韓國推進各項經濟計劃。在民間方面，一九六八年創立了「日韓國會議員懇談會」，翌（一九六九）年又成立「日韓經濟委員會」及「日韓合作策進委員會」，使兩國關係，到達水乳交融的程度。

但自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前總統訪問中國大陸後，國際情勢，尤其是亞洲情勢，有了極大改變；原極堅決反共的大韓民國，竟在同年七月四日發表了南北韓共同聲明，進行統一談判，使韓國政局，陷於動盪不安，迫使朴正熙政府在同年十月頒佈全國戒嚴令，十一月修改憲法，加強總統權力及使總統任期，得以無限延長。韓國政府上述一連串措置，引起各方反感；以在野政黨——新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金大中為中心，以日本為基地，展開反政府及恢復民主政治運動，並聞有推翻朴正熙政府之計劃。日本當局基於國內法，自無法加以取締，此點頗為韓國所不滿。使兩國關係，逐漸發生不協調現象。

在另一方面，日本自一九七二年七月山田中角榮繼佐藤榮作出任日本首相後採取了一連串親中共政策，田中並於同年九月親率外相大平正芳等訪問中國大陸，並與中共達成建交協議，且與我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使亞洲局勢，陷入了一個危險局面。過去以美國為中心，透過「日美安保條約」、「中美防禦條約」及「韓美防衛條約」等雙邊條約所形成的東北亞安全體系，亦發生了變化。一九六九年十一月日本佐藤首相與美國尼克森總統高層會談所發表聯合聲明中有關：「佐藤首相表示韓國地區的安全是日本安全的一部份及台灣地區的安全也是日本安全的重要因素」的承諾，亦因田中政府與中共建交而破壞。

在此混亂局勢中，中日兩國關係陷於低潮，自不待言，甚至連日韓、中韓關係，亦受到甚大影響。在此情況下，不幸在一九七三年八月八日，又發

生了金大在東京皇宮大飯店被綁架後祕密送回漢城金氏自宅事件。

這件綁架案，不僅轟動了日本，也轟動了世界；其所以轟動原因，係由於金大中是一九七一年韓國總統選舉時朴正熙總統的競選對手，而且僅僅低於朴正熙九十餘萬票落選，足證他在韓國擁有甚多的支持者；加以該次被綁架，因金氏領導反政府運動所引起，因此被認為係韓國中央情報部所策劃的一項政治性行動，因此引起了各方重視與關心。

在日本輿論界開始對韓國政府嚴厲指責，認為此項行動是對日本國家主權的嚴重侵犯。執政黨自民黨內的左翼、社會黨、共產黨及一些反韓政治團體，更利用此一機會，煽動反韓，並對政府施予壓力，要求營救金大中恢復自由。而且根據日本警察機關調查結果，韓國駐日大使館一批外交官，涉嫌該次綁架案，尤其韓國駐日大使館一等祕書金東雲，在綁架現場留有指紋，涉嫌最重；因此日方會要求金東雲出庭作證，但為韓國大使館方面所拒絕，且金東雲本人，於案發後第三天，舉家返國，更使日本輿論，有機大肆渲染。法務大臣田中伊三次，為此公開譴責韓國不當，田中首相及大平外相，亦先後發言，警告韓國當局，在未具體表示恢復金大中身體自由及具體提出有關綁架金大中案合理反證之前，日本不擬召開第七屆日韓部長會議為對抗。使日韓關係進入了相當微妙階段。

在韓國國內，以保護金大安全為理由，不允金氏接見記者及賓客，其結果被誤認為軟禁金氏，以漢城大學為中心，發動營救金大中恢復自由示威運動，鬧得如火如荼；且不久由營救金大中運動，發展成為反政府運動，要求修改憲法，恢復政黨政治，一時情勢相當嚴重。韓國政府在內外壓力下，於同年十月二十六日宣佈恢復金大中自由，一面派總理金鍾泌，攜帶朴正熙總統親筆函件，赴東京向日本政府就金大中案致歉，一面將與本案有關的金東雲予以免職處分，同時保證金大中如願意出國，韓國政府將照一般規定辦理。經金總理與田中首相晤談後，總算獲得了政治解決。

金總理返國不久，於十二月三日宣佈全面改組內閣，將與綁架案直接有關的中央情報部長李厚洛免職，外交部長金溶植及駐日大使金東祚，亦因本

案連帶負責而予調職。經此一番措置後，日韓部長會議，亦恢復舉行；兩國關係，表面上恢復了正常狀態。

但在日本輿論、新聞界，並不以此為滿足，仍繼續要求政府澈底偵查綁架案，尤不放過金東雲等一千嫌犯。對韓國當局遲遲未允金大中赴美留學，指為違反金總理對田中諾言；不久又聞韓國司法當局以金大中以在幾年前議員選舉與總統選舉的違法事件為理由，審詢金氏，因此再度引起日本輿論的大肆攻擊，繼之，今年四月又有兩名日本學生因在韓參加反韓國政府活動在漢城被捕，並被軍法判處徒刑二十年，使兩國關係，更陷入低潮。

自去年八月八日金大中被綁架返韓到今年兩名日本學生被捕判刑及八月十四日韓國司法當局宣佈金東雲罪證不足結束綁架案偵詢為止的一年中，日韓兩國關係一直在矛盾、複雜中發展，造成此種情勢之原因，除了過去兩國的民族恩怨及受日韓兩國內部的政治因素影響外，最重要的還是由於韓國當局為了壓制反政府活動，而且出現了綁架金大中案與兩名日本學生被捕判刑事件，因此形成了雙方關係的惡化。所以這一年來，在日韓之間，是復交以來關係最不協調和最惡劣的一年。

一 狙擊朴總統事引起日韓關係惡化

八月十五日是韓國光復二十八週年紀念，在漢城國立劇場舉行慶祝大會，當朴正熙總統正在講台上發表演說時，在前排左側忽有一青年舉槍向朴總統射擊行刺，先後共發四槍，除其中一彈未響，二彈擊中講台，因朴氏躲避迅速，未曾受傷，一彈擊中坐在講台後方之朴總統夫人，受傷後不久即行逝世。場內警衛人員，亦舉槍還擊，擊中兇手腿部，當場就擒，並在兇手身上搜到吉井行雄護照，因此一時盛傳行兇者為一日本青年。加以有兩名日本留韓學生因參加「韓國民主青年聯盟」從事反政府運動，韓國國民本來對日本入已有相當惡感，此次再度發生日本人行刺朴正熙總統，並打死了總統夫人，等於火上加油，一股反日浪潮，立見高漲。雖然事後韓國警察當局查明，行刺兇手為日本大阪市生野區韓國僑民文世光，但其使用護照，確係借用吉井行雄戶籍謄本，由日本政府發給；兇手使用之手槍，亦係竊自大阪府警南署高津派出所；且根據文世光口供，其行刺計劃，係受在日本「朝鮮總連大

阪生野西支部」政治部長金浩龍指示，即以東京為基地，從事反韓工作；文世光並稱今年五月四日曾在大阪碼頭北韓船「萬景峯號」上，會見北韓派來的特工人員，當面轉達北韓金日成指示，命令文氏行刺朴正熙，其目的在造成韓國社會混亂，達成南韓「人民民主主義革命」；七月二十五日，文世光又自金浩龍手中，取得日幣八十萬元，作為行刺工作費用，文世光始於八月十三日飛抵漢城。

由文世光上述口供，已確定此次行刺朴正熙係北韓有計劃行動，且透過在日本北韓民間組織「朝鮮人民總聯盟」策劃進行；韓國認為日本至少應負道義上責任。惟事件發生後日本當局，雖曾偵詢吉井行雄太太及「朝鮮總連」金浩龍及搜查文世光住宅，但僅對吉井太太控以違反護照法罪嫌而交保釋放，對金浩龍因矢口否認，認為罪證不足，未加深究。故韓國警察當局對此甚表不滿，韓國輿論，一致指責，遂使反日情緒，非常高昂。

田中首相為緩和兩國緊張情勢，曾於八月十八日親自飛赴漢城，參加朴總統夫人葬典，並表示歉意。十九日下午五時曾與朴正熙總統在青瓦台總統官邸會談。雖然談話內容未經公佈，但據日方報導，田中曾說明日本戰後對此項案件，只能在國內法範圍內處理；並表示修改出入國管理法會數度提出，但均未能順利通過，本屆國會，亦難望解決，希望韓國諒解。上述日本立場說明，自難獲得韓國完全滿意，故田中訪韓，似未獲得預期成果。

在田中離韓當天韓國各大報，又刊出了「日本外務省方面對本次事件，表示無任何法律及道義責任」，「日本某新聞報導說，朝鮮總連人物，不能適用日本刑法」等報導。由於這些消息的揭載，使韓國國民反日情緒更見高漲，漢城市民，以駐韓日本大使館為目標，發動反日示威，情勢已相當嚴重。二十日金鍾泌首相透過電視、廣播，發表特別談話，對北韓以日本為基地，圖謀行刺朴正熙總統，表示憤慨；且謂日本竟宣稱無法律與道義責任，殊感遺憾；韓國政府對本事件真相，必澈底查明。金氏並表示韓國國力雖比不上先進國家，但只要全國國民集中意志，團結一致，將不會受外國侮蔑及發生類似此次之不幸事件。

金總理發表特別談話目的，旨在利用此一事件呼籲國民團結，但因談話中對日本指責甚嚴，結果無異鼓勵了韓國國民反日情緒，因此，此後數日間，漢城釜山等地反日示威，更見擴大。八月二十四日金鍾泌正式致函田中首

相，要求協助澈查文世光案，因日方未作正式答覆；三十日朴正熙總統即召見日本後宮駐韓大使，對日本未能全力搜查行刺案表示不滿與警告，並要求日本政府取締以日本為基地的各項對韓破壞活動；九月二日金東祚外長再以書面備忘錄，正式要求日本取締「朝鮮總連」在日本對韓國的一切破壞活動。在此同時，漢城、釜山等地反日示威，始終未見減弱；到了九月六日，部分示威羣衆，竟衝入日本大使館，破壞門窗、燒燬汽車，甚至撕毀日本國旗，情況非常混亂。後宮大使於九月七日臨時返國，向政府提出報告，並與政府協商對策。結果除對撕毀日本國旗等向韓國提出嚴重抗議外，日本政府鑑於情勢嚴重，且自知對本案處理亦有欠妥之處，當決定由田中致函金鍾泌表示歉意。但九日後宮大使銜命返韓向金東祚外長傳達日方意見後，金外長竟提出三點反要求：(一)田中函件必須致朴正熙總統；(二)派特使親自呈遞；(三)必須說明限制「朝鮮總連」之活動。日本對此，初甚躊躇，幾經往返交涉，未獲具體結果。在九月十三日後宮與金外長會談時，韓國態度轉趨強硬，並暗示如果日本無圓滿答覆，不惜召回駐日本大使，甚至有斷絕外交關係可能。雙方關係發展至此，可謂已相當惡化，如處理不當，隨時會發生嚴重後果。

三 椎名特使訪韓與日韓和解

當日韓關係發展至最緊張狀況時，美國方面憂慮情勢再趨惡化，故自九月初開始，即從中協調，美國駐日大使霍特遜與東鄉日本外務次官及高島亞洲局長等高級官員，接觸頻繁；駐韓美國大使亦與韓國當局不斷晤談，雖然美方未正式表明從中斡旋，但駐日韓兩國美使的活動無疑與協調日韓糾紛有密切關係，實際上對日韓僵局的能迅速打開有重大貢獻。

至於日本政府方面，一面由於文世光謀刺朴正熙事件發生之初，因受國內法限制，未予積極處理，木村外相又在國會答詢中發表「本事件日本無法律與道義責任」及「不認為韓國在朝鮮半島上為唯一合法政府」之談話，引起韓國不滿，鬧到無法收拾。日本自知有理屈之處，加以韓國態度強硬，不得不採取較柔軟姿態；另一方面，日本亦不願爲此事鬧成僵局，影響田中政權安定。因此，至九月十六日，決定接受韓國要求，派自民黨副總裁椎名悅三郎爲特使，攜帶田中首相親筆函件，於九月十九日搭機飛往漢城，面呈朴正

熙總統，以圖消弭日韓所面臨的危機。

依照韓國最初要求，在田中致朴正熙函中，必須保證取締「北朝鮮總連」在日活動，但日本政府因無適當法律爲依據，頗有難色，經再三協商結果，除由田中首相正式致函朴正熙總統表示對文世光事件致歉外，其餘韓國要求部分，由椎名特使用口頭談話方式，向韓國政府提出保證。

根據日本「讀賣新聞」所透露田中首相親筆函及椎名特使口頭說明內容，其概要如下：

(一)田中首相致朴正熙總統親筆函內容要點：

○對朴正熙總統夫人不幸遇害表示由衷的遺憾與哀悼之意。

○本事件因係在日本國內準備後發生的，日本政府應負有道義上責任。

○對本事件在日本國內共犯當積極搜查，依法嚴處。

○在日本國內，任何團體或個人，企圖顛覆韓國政府或對其政要暴力行爲，將澈底加以取締，並盡最大努力，防止同樣事件發生。

○認本事件不僅有損日韓兩國友好關係，且對世界和平影響甚大，故今後應共同努力，加強兩國關係。

(二)椎名特使口頭補充說明內容概要：

○從本事件主犯文世光持有日本護照，且盜用日本警察手槍，並在日從事準備各點，日本政府應負道義責任。

○日本政府將在韓國協力下澈查本案，並採取必要措置，嚴懲犯罪者。

○日本政府將盡最大努力，防止同樣事件發生。

○嚴格取締企圖顛覆韓國政府之犯罪行爲及對韓國官員之恐怖活動；不論是否爲「朝鮮總連」份子，一律加以取締。

九月十九日下午三時，椎名特使除面呈田中親筆函件外，並將上項口頭說明各點之備忘錄，遞呈朴總統；會談一小時半後，即辭出總統府。繼之與金總理會談，就田中致朴總統函及口頭說明內容，向金總理作同樣陳述。金總理除對椎名特使來韓表示歡迎外，對示威羣衆衝入日本大使館及撕毀日本國旗事表示歉意。至於日韓第八次部長會議、金大中事件及兩名日本學生判刑事件，因恐節外生枝，雙方均未提及。椎名特使於任務完畢後，於二十日上午十時乘機飛返日本。

至此，日韓兩國關係，因椎名特使訪韓，獲得了和解，恢復了正常。

四 日韓關係展望

自去年八月八日金大中在東京被綁架回漢城事件起，到今年八月十五日朴正熙總統被狙擊事件發生的一年中，日韓關係，一直在複雜、矛盾、危機四伏狀況下進展；進入九月以後，已瀕臨破裂危險。幸賴兩國執政者能互相忍讓及美國從中斡旋協調，始轉危為安，回復了正常狀態。

至於今後的日韓關係，基於過去兩國間民族恩怨及最近發生的不幸事件，舊痛新恨，決非一封首相函件及一紙口頭說明，所能完全解決及澈底改善。加以雙方國內政治情勢相當複雜，兩國關係受國內政治影響至大，甚難出現安定狀態，前途困難殊多。

就日本方面而言，在野政黨、左翼反韓團體，甚至自民黨內部親共反韓人士，勢將繼續利用此次事件，在國會中指責政府對韓政策軟弱、失敗加予攻擊；甚且要求修改對韓政策及停止對韓援助，困擾政府。此外如未來日本政府對北韓「朝鮮總連」處理問題、對北韓加強關係及建交問題，均將對政府施予壓力，逼使政府採取有損日韓關係之措施，這些國內壓力，必將直接影響到政府對韓政策與日韓關係。

且下擺在眼前的，如金大中大在東京被綁架事件，因嚴重侵犯了日本國家主權，日方要求澈查本案，澄清真相，恢復金大中人身自由。而且日本警方已握有充分證據，韓國駐日大使館一等秘書金東雲是本案主要嫌犯；但韓國已宣佈金東雲罪證不足而草草結案，日本輿論，決不肯甘休；至於金大中大入赴美深造問題，因選舉涉訟案未了，事實上將長期拖延不決，不讓金氏出國；日方對此早表不滿。在此案未經解決前，隨時有再引發日韓糾紛可能。又如兩名日本學生因參加顛覆韓國政府活動被判二十年徒刑案，亦將成爲雙方交涉重點。關於取締北韓系組織在日本的活動及搜查文世光案在日共犯問題，更是今後日韓關係能否改善的重要關鍵，前途困難重重。

韓國方面，由於政府對北韓等共產國家採取彈性政策所引起的政局不安，一年餘來國內反政府浪潮迭起，政府從發佈戒嚴令到頒佈第一、二、四張「緊急措置令」，採取了高度鎮壓手段，表面上反政府活動雖已壓制，但反政府及要求恢復民主政治暗潮，仍此起彼伏；加以美國國會方面，對韓國政

府此項措置，亦指責甚嚴，且在國會提出削減經軍援助法案，其他歐洲國家，也不斷批評韓國政府；朴正熙政府正遭受內外夾擊之中，處境相當困難。今年八月十五日朴總統被狙擊事件發生後，韓國政府即利用全國哀悼朴總統夫人之喪時機，一面對日本採取強硬態度，移轉國民視力，一致團結對外；一面於八月二十三日宣佈解除第一、四號「緊急措置令」，安定人心，緩和國內反政府活動；最近據傳在本年十一月福特總統來韓訪問之前，又將釋放大批政治犯及放寬政治活動範圍，以上各項措置，無疑有助對韓國政局的安定。

至於今後韓國對日本姿態，由於日本對文世光案已表示誠意，已獲得韓國諒解，反日浪潮，亦趨平息，而且韓國在經濟上，依賴日本者甚多，且有美國從中協調，除非日本違背諾言，或產生新糾紛，否則將不致再採取強硬態度。不過要回復到一九六〇年代末期的蜜月期，似尚有待雙方共同努力。

據九月二十七日華盛頓「朝日新聞」特派員專電報導，木村俊夫外相應金東祚外長之請，於同日下午六時，在華盛頓日本大使館舉行日韓兩國外長會談，會談中除了雙方同意以此次朴總統被狙擊事件圓滿解決爲契機，使日韓關係，在相互尊重、對等立場，邁進到一個新的階段及在聯合國大會中雙方加強合作外，韓國外長並表示希望今年在漢城召開的兩國部長會議能早日舉行；金外長又表示，鑑於上屆會議發生若干問題，建議今後可否改開兩國外長會議，以代替部長會議。木村外相表示同意。故雙方決定第一次外長會議預定在今年年內於漢城召開。但木村外相能否在今年年內訪韓，須待木村歸國後視情勢發展，再行決定。

日韓部長會議，七年來已先後召開七次，對促進兩國關係及對韓國經濟建設、技術合作，均有極大貢獻。去年第七次定期會議召開時，因金大中事件曾一度停頓，後雖經金鍾泌總理訪日，與田中首相會談後，勉強在年底召開，但該次會議成果，已不若過去的豐碩。此次韓國又突然要求將兩國「部長會議」廢止，改爲「外長會議」，其真正用意何在，尚難臆測。但由部長會議改爲外長會議，表示範圍已經縮小，顯示兩國關係，有趨下降現象。惟此項改變，尚未獲得雙方政府正式同意，究竟如何演變，與日韓關係前途至大，其發展頗值重視。